

通读红楼

万爱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读

红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读红楼 / 万爱珍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617-9768-6

I. ①通… II. ①万…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002号

通读红楼

著 者 万爱珍

特约编辑 黄曙辉

项目编辑 庞 坚

装帧设计 劳 韧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0.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768-6/I·922

定 价 4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出版说明

万爱珍教授于美国大学教授《红楼梦》多年，在课堂上与华洋学生一道，逐回通读《红楼梦》，边讲边讨论，积累下来的讲义，便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通读红楼》。

名为通读，即非随兴而读，不求甚解，必须照顾《红楼梦》首尾、注意相关叙述、了解其文脉与寓意、细心比对相关情节及文字，统观诸多不同版本，平情衡照，做开放阅读的尝试。不仅教师的课程设计、讲授大纲、内容摘要、引申思考悉数保留，连课堂上的讨论所得，也一并收存，于是许多读者阅读状态的描述与分析，男学生怎么看、女生怎么想，华人怎么读、洋人怎么说等等，也就应有尽有。原始讲稿 word 本以蓝色表明是学生萧怡葭的摘要与观点，紫色是闫芳的，红色则是万爱珍的补充说明，尤其近似眉批《红楼》或彩色套印本的评点。可谓讲堂之实录，热闹而深入。本书所要示范的，不仅是一门课该怎么教，也是《红楼梦》该怎么读。重启发而非灌输，足资启迪，对学的人和教的人同样有益。

《通读红楼》对于阅读与研究《红楼梦》有其独到的价值与特色，现在征得万爱珍老师同意，将其讲义排印出版，讲义中的各种符号格式，尽量保留，蓝、紫、红则非求诸套印不可，不得已将蓝笔改为仿宋字，紫笔改为楷体字，红笔改为黑体字，读者鉴之。

万爱珍《通读红楼》序（龚鹏程）	1
自序	8
简介	11
备用书目	18
第一回至第三回	27
第四回至第六回	33
第七回至十三回	40
第十四至十八回	52
第十九至二十五回	62
第二十六至三十四回	79
第三十五至四十四回	101
第四十五至五十二回	120
第五十三至六十二回	141
第六十三至六十九回	164
第七十至八十回	184
第八十一至八十七回	230
第八十八至九十三回	240
第九十四至一百回	249
第一百一至一百十回	261
第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回	273
后四十回总评	289
试解四大问题	291
附录：红楼梦人物百叹	298

万爱珍《通读红楼》序

龚鹏程

写这篇序文时，我正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想参考相关的书籍，故央求校方给予方便，在假期中入内看书。城大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学校，英文图书亦胜于中文，但我摸到书架前一看，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谈《红楼梦》的书竟仍塞满了好几个架子呢！天底下论红说红之书如此之多，万爱珍这本，还有出版之必要吗？

万爱珍是我大学同学，奇女子。我入学第一个认得的人就是她。美而慧，但灵黠有锋芒。锋芒不来自个性，是由于她的学识。在大家都只读教科书的年代，她在我们的朋侪之中，可说是博极群书的人，对文坛与思想界的情况也远比我们娴熟。然而她又不是文艺女青年，半真半假地傻乎乎跟着文痞打转。她有思想、有主张。那些思想上的芒刺，有时就会伤人，或者它本来就要刺向时代与社会。

思想也激扰着她的生命，令她热切地追寻生活的新模式、生命的新出路。

因此她的生命遭际，恐怕也是我所知那一代女性中最多姿采乃至离奇的。我可算是跟她顶熟的同学，但对她一样有烟笼雾罩之感，并不能真知其心境与虑境，其他人就更是有了隔了。

此后她的生命湍激澜回，终于落脚太平洋彼岸花旗王国，执教上庠，课洋弟子矣！

海阻道远，自然罕得见面，但难得的是音问不绝，居然甚于其他同学；切磋谈艺，尤觉欣然。

例如她从前在台北编《时报周刊》时，曾邀我作一专栏，每期论一女子，如溥仪后婉容、陆小曼等，说身世、发感慨，文章前面还要系一首自己作的诗以咏叹之。那时我方苦学诗，虽知此等设计必出于她对女性命运的矜视与怜惜，却未能体会到她对诗的爱好。近年她在美邦，乃忽然远道邮惠她的诗作来，命我欣赏，令我大感惊异，不知老友竟还有此手段。

俄而她的诗又博得彼邦比较文学名宿之青睐，合作英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相与闲谈，才知她对历来英译汉诗颇多微词，摘抉利病，辄中肯綮。此事我是不能赞一词的，故极希望她趁早写出来，以正视听。

可是她先写出来交给我读的，并不是对汉诗英译的商榷，而是这本《通读红楼》。

此书乃她在美国教书的讲义，但显然与中国一般讲义不同。我们的讲义，其实只是教书人自己的讲稿，或学生笔录的讲词，与文章无异，略能见讲说之气氛而已。她这本却可称为讲堂实录。包括教师的课程设计、讲授大纲、内容摘要、引申思考、讨论所得，尽在其中。看来既热闹又深入，融融泄泄。这或许是美式大学教育之风格，重启发而非灌输；或许不是，只是她匠心独运之结果，但足资启迪倒确乎不假，对学的人和教的人同样有益。

书的形式关乎内容。《通读红楼》所要示范的，不仅是一门课

该怎么教，也是《红楼梦》该怎么读。

怎么读呢？书名叫通读，自然是以通读为之。通读，就不能是随兴而读，必须照顾全书首尾、注意相关叙述、了解其文脉与寓意、细心比对相关情节及文字。就此意义说，通读事实上又是细读。此外，通读还必须统观不同版本。《红楼梦》版本问题极为复杂，若非通览细勘，必定疑义丛生；或是反过来，自以为有心得新见。

书中具体论述，大抵即为此一方法之实践，一回一回地通读细读。可是她又不是一个人在书斋里读，乃是在课堂上与学生一道，边讲边讨论地读。因此内中保存了许多读者阅读状态的描述与分析，男学生怎么看、女生怎么想，华人怎么读、洋人怎么说等等。另用蓝色表明是学生萧怡葭的摘要与观点，紫色是闫芳的，红色才是她的补充说明。

此法有古代评点眉批《红楼》的效果，尤其类似彩色套印本的评点书；亦暗合近时文论所追求之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目标。但用在红学上，实是生面别开，令人耳目一新。何则？因近时红学皆以成一家之言自矜，自说自话、自吟自赏，红学讨论辄成骂战，谁能相与细论文哉？

如此通读，在态度上类似《文心雕龙》所说的“平情衡照”。她用现时西方术语，说是“客观”。亦即在阅读时不要自以为是宝哥哥或林妹妹，主体涉入，随之悲喜；也勿受情节牵引，感情起伏，爱憎自形。基本上是求理解：对作者写作的设想，全书的结构、布局、寓意、人物的关系、写法，各抄本刻本间异同，各红学流派之争

议等诸般问题之理解。

由于这样的理解是客观的、虚心无成见的，唯道集虚，故亦可以兼涵万象，可以包容多种解释及阅读之可能，显示为一种“开放阅读”之态度。

所谓开放阅读，不但是在读时要把各家如何看、如何读《红楼梦》的观点都介绍予读者，令其思考自择；还须将一段文本可能从什么不同的方向去读出不同的意思，做出提示，以供继续探究；对于探究的可能结果，也同样持开放态度，希望可阅读出无限可能。

也因为如此，故阅读与理解并不是站在作者这一边的，乃是以读者为主体来看，所以对作者之处理方法就有可能感到费解或不认同之处。

这在其他地方或许是文学批评之常态，在红学界却实在是少数。大部分红学家，无论自传派或索隐派，都努力在为“作者”代言，想为他们认定的作者说出满腔心事来。就算是重在艺文的论者，着迷于文本，亦多以赏析叹美《红楼》的文采为职志。

但事实上，作者心声，谁得听闻？捕风捉影，徒申臆想而已。此红学之所以沦为猜学也。至于《红楼》的文学艺术，固然大可称道，其疵病实亦不少，情节不合理、人物年龄性格前后矛盾错悞、脉络不清甚或失断处，岂能一味赞颂了事？

而在这些地方，客观的读者就发挥作用了。对作者之设想、文字之经营，可欣赏，亦可不以为然。理解之后，有些可替作者作出解释，例如说可能系因多次增删或批语混入或抄手错误等等，某些

就会直指它是疏漏。

就像《红楼梦》的诗词曲，那还了得，真是颂声一片呐！无数痴男怨女，陶醉于斯，赞美的论著也是一大堆的。但真客观评析之，便会发现其中诗词或是抄来的、或是改写自前人的、或出韵、或失黏、或失对，于诗词一道，并非当行，然其中自有佳作，亦不容抹煞。其优点与疵累，皆须客观分析。

《通读红楼》整本的态度、方法与特点，大抵如此。故论《红楼》之书虽已汗牛充栋，本书却价值独具，且特别适合初学者，作为阅读之指导。可不囿于红学某一家之言，并养成良好的细读精读通读习惯。

本来在上文说明它的态度、方法与特点时，每一部分都可摘出书中具体事例来看她是怎么做的。但我想那也没必要，读者开卷自见，不劳我辞费。我要提醒大家的，乃是另一个问题：

人文学术，实无绝对客观的道理与方法，万爱珍的客观中，其实也非是空无主体的，她仍有自己的主张与立场，也有她的“独见”。因为阅读是很困难的事，譬者无与于文章之观。一般人缺乏文化上的积蕴与「先见」，就什么也看不出来。如上述《红楼梦》诗词优劣之解析，一般人无作诗经验，对格律又不了解，焉能从事？故关于这些的理解，看起来是客观的，实则均来自她的独见。读者细看她的分析，再读她后面所附「红楼梦人物百叹」诸诗，便知她诗功不浅，又入乎其中，沈吟玩味于红楼男女之生命中既久且深，所以才能如此。

再说观点。她这本书虽说只是带着读者详读细品《红楼》的文本，介绍各种读法，但她自己的观点与立场亦很明显。基本上赞成自传说，认为作者即是曹雪芹，前八十回有多次增删修改、后四十回乃后人续作。因此涉及全书的构想寓意时并不从反清复明、顺治出家、康熙废太子、雍正夺嫡、乾隆朝政争、影射和珅、影射纳兰性德等处落想。涉及写作手法及情节、布局、小说人物出处归宿时，也多会在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如何不同处着墨。对于原初构想中的后四十回到底该怎么写，亦有不少推测。

另外，对于全书主题及思想倾向，她也有明确的看法，不赞成说《红楼梦》是批判儒家或宣扬佛道的，她认为《红楼》对儒家颇为尊重，反对的只是世俗礼法；于佛道亦然，且佛道相混。因此《红楼》宗旨，非主情，乃悟道。虽不见得即是忏情，但对情之不由自主、情之伤人溺人，确实是有反省的；对于世情中种种缺憾，则不唯知之，更能写之，遂令此等缺憾俱生美感，故而最终才能将缺憾还诸天地。

这如何写之之法是尤其重要的。文学作品，动人之处往往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它如何说。对于作者如何写人物、如何状口吻、如何编织情节、如何搭桥设栈、如何曲笔分叙、如何寓意藏锋，种种文学技艺各达成了何种效果、该如何体会欣赏之，她都细心熨贴，反复指明了，让人见识到了细读法的魅力所在。由这个地方看，她毕竟最在意的，仍是《红楼梦》的文学价值。

是啊，世缘变灭，情爱情憎，回首多成梦幻；能留下来的，或

许只是文学以及文学带给读者的感动罢！

草草书此，为读其书者助。不能多谈，否则要变成论文了。

辛卯寒露，写于香江旅次

自序

万爱珍

这是一部献芹之作；因本书形式不符当今任何一种学术规范，亦可视为献曝之作。

写书，可快，可慢；而本书之形成却是快慢兼具的。我之涉足《红楼梦》研究起源于上世纪八〇年代末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时，但迟至二〇〇七年春，十余年后始付诸文字，却又迅即于三月内完稿。说慢，道苦，较之雪芹更为沉重；要论畅快，却是另一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况味。何事阻碍？个人身心长期处于不稳、交迫之中，只能算是外在因素，症结则因难寻适于己脾性之研究方法。

本书之研究方法敷衍自课堂教学，不套理论，不承继任何流派，也未采用西方论文写作框架。我有一歪解，非为己辩，聊供参考。我攻读博士临阵煞脚，转以母爱精神授课于大学十九载，从未想做学者，也不认为自己能成为一流的学者，只因对《红楼梦》有一份舍不下的牵挂，驱使我想用不拘一格的方式来呈现研读所得。明知我的“不拘一格”，颇易招来他人“不成体统”之讥，然我既不以学者自许，也就不想去勉力迁就学术规范了。

我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也热爱教学，多承谢立义 (Daniel Hsieh) 教授支持，数度在美国普渡大学讲授《红楼梦》，修课者均为来自各

地的华裔子弟，与我长期教授的中国书法课学生华洋掺半不同。二〇〇六年春先君弥留之际，我搁下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三门课，飞赴台北荣民总医院，一月之间经历了期望、绝望、仰望的剧烈心情变化。返美后，夜间补授《红楼梦》，但觉言之难尽，补之不绝，恍惚间似睹先君失望兼怜恤的眼神，带着我未曾见过的清泪幽幽闪过，顿感人生力不从心处一旦成了缺憾，就只能靠事后以透支体力、精力和智力的方式来弥补。可堪告慰的是在我“缺席”的那几周，红学班的七位学生仍按时至教室依课程进度写摘要、简评，并择要热烈讨论。那已是我第四次在普渡大学讲授《红楼梦》了，感受之深刻非往日可比，因而萌生将课堂讲义、讨论扩充成书的想法。该班来自台湾的萧怡葭将我十四周的讲课要点整理出四十多页笔记，条理清晰，我遂以此为基础，大幅度修改并增添了许多课堂上不及也无法教授的内容，尤其是有关《红楼梦》中诗词曲方面的评析。此外，为保存青年学子的观点与疑问，除了萧怡葭之外，我还将大陆学生闫芳所写的部分文字收入本书，以证教《红楼梦》亦可“众声喧哗”。

这部既是“献芹”又是“献曝”之作能“不拘一格”地出版，来自一批不俗之人的力量。华宝斋黄曙辉先生不俗的魄力、至交（或可称道友）严寿澂不俗的识见，以及一位我曾数度与之细论红学，自称俗人其实不俗的前辈学者。而我之能够在“湍激澜回”后舟楫未沉，略得渡人渡世之金针，自应感谢我生命中的畏友与诤友们，依序为张智清、陈韵珊、欧阳芷汀。前者的推波，后者的助澜，居中者的拉锯，都在我“离奇”的际遇中产生巨大的力道；尤其是

欧阳芷汀对我文学志向的理解及付出，绝非单赖本书之出版所可报答。业师欧阳桢 (Eugene Eoyang) 教授志趣近而道不同，性相近却命迥异，成为我戮力跨越中西文化藩篱的良师，其鞭策之力使我知所取舍，乃有今日以此等形式呈现之《通读红楼》。

《通读红楼》完稿后，曾赋一律：

数载钻研白发添，红楼有梦仰曹霭。著书试解高人喻，立论犹需俗众砭。陋室孤灯红影绕，异文珍本隐衷潜。恍然远隔人间世，幻境还真入笔尖。（丁亥年八月廿二日）

此中甘苦，料得友人中唯龚鹏程最能领会，最能道出，因其非但是我少时违背父母意愿入大学研读中国古典文学时的同窗，更是一位冷静而又温柔的旁观者，一位解得清、说得透的中国古典文学通人。他作的序令我洒下一行只伤己而不伤人的热泪，想来前尘往事即使如梦，也能幻化为才智之士的佳构，那么，我之求序于他，可算是今生难得的不糊涂了。

不论我个人因研究《红楼梦》付出了何等代价，或殃及多少亲友，尤其是我儿敏申，比起《红楼梦》作者的炎凉际遇，实不值一提。人间法，将存于世者皆网于其中，能翻腾蹀跃，奋力吐金唾玉者几何？世网虽密，我犹存焉，有幸效冰蚕吐丝，供世之欲解《红楼梦》者将此奇书通读一番，纵遭入水、投火，亦无憾矣！

辛卯年国际教师节

写于泉州华侨大学临滨居

① 例如：a) 今人习用之“她”字，为民初五四运动时期所创新字，古代无此字。本书所用“他”字，可指男性，亦可指女性。b) “xx家的”，是指xx之妻子；通常用于称呼仆妇。

② 大部分学者相信曹雪芹出生于1715年，也有人认为是1724年；死于1763年除夕/1764年除夕或初春。

简介

（一）基本问题：不管版本，随性而读，有何弊病？

- 1) 忽略寓意重大之叙述。
- 2) 对本书之鉴赏力变得狭窄。
- 3) 感受随之起伏，陷于主观而不自觉。
- 4) 发现错误时，自以为是创见。

书中错误有三种可能性：①作者之错②抄手之错③版本差别之错。

（二）先决条件：

- 1) 略知版本，切记并非每字每句均为一人一时所写。
- 2) 先明字义，勿以今人用语解读。^①
- 3) 多注意布局，勿当故事读。
- 4) 常存疑问，细心比对一切相关叙述。

原因：a) 书中人物形象，未必是其真相。

b) 内容曾经多次增删，可能前后矛盾。

c) 注语、批语可能误抄入正文。

5) 研读《红楼梦》，宜注意三方面：思想、写作艺术、社会批判。

（三）基本常识：

1) 《红楼梦》通行本：120回。

1791年，第一次出版，木板印刷。曹雪芹死后约二十七八年。^②

木刻本（红学上称程甲本），出版于冬天。

① 其中64、67两回，因早期重要抄本俱缺，后来根据他本配抄，故此两回是否为曹氏所写亦有问题。

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为提倡白话文，推崇《红楼梦》的白话艺术，并致力研究《红楼梦》。

程伟元序，称此书不知何人所作，有八十回未完本流传民间，而后四十回为程搜罗所得，经高鹗整理成书。

（程伟元，书商，是高鹗的朋友。）

1792年，再版。（红学上称程乙本，最为普及；但改动极大，尤其是前八十回，比程甲本糟糕。）

其后陆续有程丙本、程丁本、程戊本。

2)《红楼梦》作者：前80回曹雪芹著^①，后40回高鹗补。此为1921年胡适作《红楼梦考证》^②之结论，广为接受。虽至今仍有反对者，但究属少数。

3)脂本石头记：为《红楼梦》早期抄本之通称，简称“脂本”，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现存约十二种，其中最完整的庚辰本写到80回，未完。这些抄本因录有以脂砚斋为主的几位批者所留下之大量批语，而被称为“脂本”。（现存脂本皆为重抄本，而非曹雪芹本人之手迹。）

（脂砚斋等人的真实身份为何？）

（红学家曾提出过几种看法：曹雪芹的几位亲戚、朋友；曹雪芹的续弦妻子即脂砚斋；曹雪芹本人自写自批。）

（多数学者认为曹雪芹于撰写过程中，几位熟谙曹家兴衰的亲戚曾参与讨论并提供意见，而脂砚斋应为曹雪芹之长辈。）

4)重要参考书：《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四）重要版本：